

能 改 齋 漫 錄

下

吳 曾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七月初版

(02108)

☆能改齋漫錄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吳

曾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

能改齋漫錄卷十

議論

周子醅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醅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刪詩。有全篇刪去者。有刪去兩句者。有刪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刪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刪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刪去一句者也。子醅之論如此。嘗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榆柳長。漢家舊壘遙相望。狼山弄碧圍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連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尙鋒鏑。吾與貍胡沙塞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已皆所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荊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壘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抵枝而埽迹。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卒章云。壘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葉滿露。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記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

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帶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政苦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波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間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雲師無著遺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

陳無已王荊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荊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僞偉。當鏤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邪。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鰐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以爲歡。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圜之失。及觀外史。樛杌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弟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邪。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旣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蕃。鬱鬱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舊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貺。不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太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黨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尚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句以云工。而不知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永爽詩兩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詆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尙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採世之逸事。居魏郭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

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其深焉。餘不爲深也。蓋開之謹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塵史與陳正敏遜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虛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諭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眞賢，但左右非才，汙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反爲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嗟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漢、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歟。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勃。張仲方。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卽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爲周幽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圯。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全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爲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當以范堯夫爲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爲左遷之計。竟以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爲難行之說以要譽焉人臣用心要當以堯夫爲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直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繁

陸喜曰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謹不爲諂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順也或者謂吳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詩稱仲山甫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聖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荀彧平日爲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予則以爲不然且元微之上裴晉公書云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爲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日也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謂微之勸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景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爲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祿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廳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閒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知陳州。連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七十九尙康寧。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連乞致仕。以避晚年句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謫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帥己巳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連乞致仕。以避己上祿絕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年未出。己運甲戌年復召爲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五十而無聞

論語。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其旨。予案曾子書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不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爲行。製謠而爲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苦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可乎。余退讀少陵諸作。默有所契。惟心語。口未嘗爲。

人道也。予案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邪？

論皇字

太平清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爲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矣。故字書止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爲臆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誼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爲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以爲鄭公去年已卒及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舍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言有無杜鵑邪？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爲王氏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人爲證。且樂府有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予于下句全不解。案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案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己日乃孚

朱子發解：革己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己事之己，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案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曰：浹爲周而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案左氏傳云：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嚙。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杙。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構杙。卽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卽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爲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以上皆觀國說。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兒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謠爲不足取。固已非矣。觀國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彥章爲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邪。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尙書孔臧以多爲少毛詩太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戒于議論也。如尙書一經。太常孔臧嘗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嘗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尙書有百篇。自秦焚以來。漢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尙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漢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泰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尙書。其內有泰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檜以下無譏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